

新人间喜剧书系

腐败者

【法】塔哈尔·本·杰伦 著

王连英 译
史忠义 校

52
2

华夏出版社

腐 败 者

[法] 塔哈尔·本·杰伦 著

王连英 译

~~史忠义 校~~

▼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腐败者/[法]塔哈尔·本·杰伦著;王连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2

(新人间喜剧)

ISBN 7-5080-1468-5

I. 腐… II. ①本·杰伦… ②王…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1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159 号

TAHAR BEN JELLOUN

L'HOMME ROMPU

©ÉDITIONS DU SEUIL, 1994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97—1984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5.25印张 84千字

1998年2月北京第1版 199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2.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编者的话

早在几年前，我们便萌生了组织出版“新人间喜剧”书系的创意。这由《人间喜剧》活化而来的构想，当然是基于对旷世之才巴尔扎克的缅怀与敬重。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其皇皇九十六部的体系构成了1816—1848年的法国编年史，深刻而准确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法国生活的本质特征与历史大趋势。在这一历史转型期，资产者成了生活的实际主宰，日甚一日地冲击着表面上复辟过的贵族社会，随着金钱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纽带、轴心，意识形态（如道德）的变化也可谓天翻地覆，生活中的田园诗化为泡影。与曹雪芹相似，巴尔扎克也是个挽歌郎，他以无可奈何的心态写出了贵族及所有古道热肠地怀抱田园诗情结的人在资产者逼攻下走向毁灭的一曲曲悲歌。因此，《人间喜剧》的基调实际上是悲剧式的。《人间喜剧》的认识价值超过当时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统计

学家等所提供文献的总和。何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巴尔扎克敢于直面现实，而那些人则往往回避现实；巴尔扎克着意精确刻划现实，而那些人则常常粉饰现实。至于《人间喜剧》的审美价值，以往人们开掘得很不够；实际上，审美活动中最富于活力的因素——情感，在巴尔扎克的笔端是非常强烈的：恨之者欲其死，爱之者悲其死，悲到自己似也同死的程度。读读《高老头》及那本被人们忽略的《奥诺丽纳》，我们不难有这样的感受。这正是巴尔扎克的撼人心魄之处，恐怕也是他至今仍在法国拥有最多读者的重要原因。

杰出的艺术形象是不朽的。放眼我们今天这同样也是历史转型期的生活，不知怎么就觉得如纽沁根、拉斯蒂涅、高布赛克、老葛朗台者还活着，他们仍对炒房地产、炒股票、放高利贷、数钱、投机钻营乐而不疲，只不过手头的装备已换成大哥大、电脑与名牌汽车等等，像夏倍太太那种黑心肝女人也在到处借尸还魂；至于那痴到家也惨到家的高老头，不也足以使所有过分溺爱后代的为父母者不寒而栗吗？因此生活实际上仍在呼唤《人间喜剧》的深刻与准确；呼唤当代的巴尔扎克：呼唤他那份勇气，那份胆识，那种犀利的目光，那种因献身艺术而弄得债台高筑、英年早逝

的牺牲精神，那罕见的人格力量。

说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法国人也往往别有一番复杂的感受：若论文学语言的精细，福楼拜远超过巴尔扎克；而作为人类命运的（或曰人道主义的）思想者，雨果比巴尔扎克更伟大，但在中国，谁想做这等翻案文章都很难。何以如此？学贯中西的学者说，是傅雷用他那精妙的意译在中国成全了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固然伟大，但这伟大也得益于傅雷的不朽。我们这套“新人间喜剧”在版权问题上正是纳入了由法国政府定下的“傅雷计划”。

巴尔扎克不是一首凝固的诗，而当今的生活已变得如此纷繁复杂；因此，我们的“新人间喜剧”也应在今天的历史之河里选取最富于当代性的长卷，这些长卷不再是一人之作，视野也由法国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如此才能揭示当今的世界众生相，引导人们认识今天的历史趋势。于是我们从法国瑟伊出版社1994—199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选择四种，组织了翻译。这四本书多为龚古尔文学奖得主的最新力作，内容也非常贴近今天的生活。这些小说的视野往往跨越法、英、日本或法、英、拉丁美洲，或从北非延伸到欧洲；所涉问题如官员腐败、演艺圈的光怪陆离、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象及社会无序化、游击战争的新动

向、华裔乃至亚裔移民的命运、贩毒与人体器官买卖等都是当今的世界性问题。作家以理性的眼光审视了这些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或进行漫画式的刻划与揭露，或以凝重而深沉的独语而警世，或以寓言式的“故事”扬善惩恶，或以主人公死去活来的灵魂拷问来针砭社会痼疾，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作家不媚俗的人格力量与归真返朴的审美理想。

收入本书系的《红歌星》(法文原名《纽带》)，看似一出滑稽怪诞的闹剧：以跨国公司、演艺圈、新闻媒体包装、炒作女歌星为主调，以几个国家的几十万追星族的痴狂趋附为和声的闹剧，实际上是个深刻的悲剧：受贪欲支配的炒作达到失控的程度，必然引发社会动乱，包装者惨死于黑社会的疯狂报复，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收场。《走过死亡》(法文原名《该隐心中的福音》)这一书名包含着两层意思：现代派摄影家纳唐以审丑为特征的死亡艺术之旅；两个家族或因人伦关系错位、或因惨绝人寰的血腥暴行而导致的彻底毁灭。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死了，正义与邪恶同归于尽，连第一人称的“我”也生死未卜。长期以来困扰着人们的第一人称写法的局限，在这两部作品中都被突破，有所创新。《错误之夜》是一部寓意颇深的作品。作者故意用神秘的寓言笔调所写的决不是

什么老而又老的情场复仇之事，紫娜这一形象有着深刻的象征意蕴：“她是我们生命中该诅咒的部分……我们往她身上抛掷了带有黑色和不能承认的东西……她把它们拾起来，又还给我们。”而作品中所诅咒的那个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海港丹吉尔，正是发展中国家负面情况的缩影。

总之，由作品所透出的新视野、新的地域特征、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与走向革新的叙述手法，正是我们“新人间喜剧”书系的新颖之所在。我们极愿它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仅以这四本书的出版为引子。

1998年1月

我谨把这部小书献给印尼伟大的作家普拉姆迪
亚·阿南塔·图尔。^①

我拜读了他于1954年在印尼发表的小说《贪污》
(由德尼·隆巴尔译成法文,菲力普·皮基埃出版社出
版)。为了表达我对他的尊敬和一位作家对另一位作
家的支持,我写了这本关于腐败现象的小说《腐败
者》。如今,腐败现象已是肆虐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
的司空见惯的灾难。

① 普拉姆迪亚·阿南塔·图尔(Pramoedya Ananta Toer, 1925—)印
度尼西亚作家。生于中爪哇勃罗拉。早期是彷徨派作家。
1965年印尼“九·三〇”事件后被捕,1979年获释。获释后写
了四部小说:《人世间》、《全民族的儿子》、《足迹》及《玻璃房》。
这四部小说是作者在长期的监禁生活中构思写成的。小说
《人世间》(1980)在雅加达出版后,引起全国的强烈反响。这
是一部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政府统治印尼时期为背
景,反映印尼人民为挣脱殖民桎梏而奋起斗争的小说,填补了
印尼文学创作在民族觉醒时期的空白。普拉姆迪亚是一位多
产作家,被捕前的主要作品有小说《游击之家》(1950)、《黎明》
(1950)、《勿加泗河畔》(1951)、《受摧残的人们》(1951)、《不是
夜市》(1951)、《勃罗拉的故事》(1952)、《贪污》(1954)、《雅加
达的故事》(1957)和《华侨在印尼》(1960)等。

——译者注

故事发生在今日的摩洛哥。我意在向他说明,在相隔数千公里之遥的不同的蓝天之下,人的灵魂一旦被蛀蚀,就会在同类恶魔面前缴械投降。

这个相似而又不同、带有浓郁地方色彩而又具有全球性的故事,把我们跟南方作家的距离拉近了,尽管他的南方国家远在天边。

塔哈尔·本·杰伦



跟往常一样，公共汽车又晚点了，人群蜂拥而上。我焦急地看看手表。要么硬着头皮推着别人踩着别人的脚挤上去，要么放弃努力，那就难免迟到，而我一向是准时到达办公室的。也许这是一种怪癖，我却宁愿视为一种行为准则。今天，为了仍能准时，我要么乘一辆小出租车，不过得为此而掏出 10 个迪拉姆，那可是两包蓝盒加萨斯浦香烟的钱；要么步行，气喘吁吁地赶到办公室。我很早就想戒烟了，只是想节省点开支，并非怜惜自己的肺。上次工作体检时，医生对我说：“像您这样的老烟民，肺泡早就熏黑了！不过，您的肺部还挺干净。”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可是，走路多一些，或者上楼梯时，我感到明显的气短。这次，

我决定破例乘一次出租车，并发誓今后不再抽烟了。司机脸色很难看，不时地摇下玻璃窗，吐出一口飞痰，嘟嘟囔囔地诅咒着谁。我屏住呼吸，没敢问他对谁有这么大的怨气。司机一个人喋喋不休，然后扭回头，怒气冲冲地对我说：“这辆出租车，我都买了十年了；您想想，帮我领执照的那个家伙，还在揩我的油。婊子养的！我白天黑夜累死累活，就为了还债。他个狗娘养的，我再也不见这狗东西。他的钱早就还清了。那是我叔叔替我垫上的。不然，就一个子儿也别想挣。”

一路上，我也在默默地算着自己今天的开支：“乘出租车，10个迪拉姆；午餐，33个迪拉姆；咖啡，5个迪拉姆；烟，5个迪拉姆；儿子瓦西的地理书，54个迪拉姆；带女儿去看一次医生，最少也得100迪拉姆，还不算药钱。总之，我老是入不敷出。即使我忘了，赫丽玛也会在我耳边叨叨的。”

走进办公楼时，传达勉强向我点了点头。这里人们的脸色是一张晴雨表，对人态度的冷与热不取决于你的职务高低，而是与你的岗位效益直接挂钩。说白了，谁会捞钱，谁就是“爷”。我是工程师，负责审查基建资料。我的具体头衔是“计划、规划和发展司副司长”。当然我是凭自己的专业特长身居这一要职的。我曾在法国人办的洋学堂受过教育，又获得了首都拉

巴特首屈一指的穆罕默德五世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本来，我的职位是个肥缺，不经我同意，谁也拿不到基建许可证。只要耍点手腕，就会财源滚滚。可我一味清廉，于是只好以微薄的薪金养活一家人。我得供两个孩子上学，支付房租，还要贴补住在古城非斯的母亲一点，实在是捉襟见肘。没办法，只好向一个杂货商借贷。我不敢奢望第三个孩子。尽管朋友们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一个孩子就是一份资本，造物主一定能够养活他所创造的生灵，我始终不为所动。为了结束这个话题，我迫使赫丽玛带上了避孕环。赫丽玛气得直嚷嚷：“你的助理，他啊，才算个男人！人家薪水比你少，可住着漂亮的别墅，有两辆汽车，孩子们全都进法国学校，还带着夫人去罗马度假！你呢，就有赐给我避孕环的本事。家里一周才吃两次肉。这也配叫生活？只能到你妈妈那儿去度假了，在非斯教徒区那座老房子里。亏你想得出，那也算是度假？你是木头人啊？怎么就不觉得寒酸呢！”

“岂止寒酸。”我不禁自言自语地说。“物价飞涨，富的越来越富，穷的度日如年，这难道是我的过错？旱灾犹如雪上加霜，使穷人的日子益发窘迫，这难道也是我的错？怎么办？让他们去偷，去抢？告诉他们这才是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投资？”

正当我喃喃自语时，我的助理哈伊·哈米德吹着

口哨走进来。

“您好，老板！睡得好吗？”

“还行，谢谢。”

我最恨这家伙的一身傲气和他那故弄玄虚的微笑。尽管我们不在同一办公室，中间隔着一道玻璃门，这家伙仍使我恼火。为了驱散他那令人讨厌的香水味和头上那恶心的美发油味，我不得不打开窗户。我尤其不喜欢这家伙写字时金手链发出的噪声。真是俗不可耐，一点教养都没有！他可能从未读过一本书。每天上午，他都一头扎进报纸里，半天不干正事。我真不明白，人怎么可以把金子一般的光阴虚掷在空洞无物的报纸里呢？也许他根本就没读，装模作样而已。要的就是这股劲。哈伊·哈米德不时地高声发表诸如此类的评论：“萨达姆，那才算条汉子！”我宁愿保持沉默。一旦与哈伊·哈米德争论起来，我就可能越过界限不管不顾了。然而有很多事，我已经决定不戳穿了。就说穆·哈基姆的拜访吧！这是个富有的大地主，喜欢隐喻和暗示。有些话狡黠而神秘。像什么“尖塔倒掉，理发师上吊”啦，“咬不动的大手，立即亲吻它”啦，他能说出一大串。穆·哈基姆的拜访只是官样文章，我知道他们的交易全在办公室之外。然而他们的伎俩逃不过我这忧郁而锐利的目光。哈基姆还会送上许多实物：成袋成袋的麦子，大筐大筐的水果，古尔邦节则干脆送上几只绵羊。所有这些负担，最终

当然都加到憨厚老实的农民头上了。对我的沉默，哈伊·哈米德自然很得意。好样的，既不揭发，也不控告，也没有打过秘密报告。总而言之，他饱了私囊，别人却没有证据。这就是腐败的特点，背地里作文章，外表上滴水不漏。除非你设下圈套。可我没有这心计，没长警察的脑袋，虽然不乏捍卫国家利益的强烈愿望。诚然，我是头儿，但我的权力已经失控。是的，是我签署各种批文，但这绝不意味着秘密的口头交易就不存在。谁能日夜与哈伊·哈米德厮守在一起呢！我还记得一位埃及警察的故事。这位警察主动请缨，住进监视对象的家里。结果被监视对象残忍地杀害了。我可不想为这个令人厌恶的助理送掉性命。也许有一天，我会掐死他。无论如何，他别想再提升了。其实这家伙也不需要提升了。他的工资纯属象征性的。靠这几千迪拉姆，他凭什么频频出访欧洲，并且每两年到麦加来一次小朝圣呢！

收发人员都喜欢哈伊·哈米德。他大方、健谈，小恩小惠的功夫不错：把自己的旧衣服送给他们，逢年过节还想着他们的孩子。每逢星期五，他11点钟就早早离开办公室去清真寺作礼拜。这一天，他洁白一身来上班，风帽、长袍、衬衣、拖鞋，全是白的。礼拜后午餐，然后再回到办公室，最少迟到半小时。我穆哈德什么也不说，悄悄记下他的迟到次数和日期。没准真有用。也许有一天，他被召至纪检会，并且等待着

法庭的审判。当然这类事至今也没发生。我有个表兄，大半生从事小学教育，直到有一天他当了学监，才发现出卖监查报告可以换得些许钞票。他刚刚开始发财，就被揭发和逮捕。面对预审法官，他为自己的行为狡辩，说什么工资定得如此之低，等于逼迫大家搞腐败。他详细阐述了所谓的平行经济。平行经济填补了国库的亏空。最后他要求把个人投资合法化，以推动国家的运转。这使他罪加一等，被判处五年徒刑；三年后被释放，满肚子怨气，然后就失踪了。有人说他走私麻醉品，有人则断定他已经移民加拿大，在那里出售假冒的波斯地毯。

还有一个神秘的来访者，大高个，秃头，自称马哈奇。他刚迈进哈伊·哈密德的办公室，后者就跟他一起到走廊里去了。显然，这些访问令他不快，事后他常常阴沉着脸。我推测来访者一定要挟哈密德了。我很想戳穿这个谜，跟他好好谈一谈，甚至让他作证。然而想归想，做归做。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我所追求的，就是保证两个孩子的前程而又不失做人的尊严。我宁可作出各种牺牲，也不肯像其他人那样，违背自己的原则。当然，我也曾闪出过惋惜的念头，惋惜那捆钞票。房地产推销商穆·弗拉纳跟我在城里一家咖啡馆喝咖啡时，把一捆钞票推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那捆钞票肯定有一百多万生丁。有一百万生丁，我就可以买一辆轻便摩托车，给赫丽玛买件旗袍，给

两个孩子每人买一件节日服装，我们就可以一起去饭店吃鱼，我就可以抽美国烟，甚至抽上一根特制的 1 号基督山雪茄，80 迪拉姆一根，那可是平常两顿饭的开支哩。只需我大笔一挥，在一张纸的下端来个小小的签名就行。然而，我站起来，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咖啡馆。穆·弗拉纳追上我：“对不起，朋友告诉我一百万足够了……如果您想多一点，好商量。您把这捆先拿上，签字后我再补上……”我瞪了推销商一眼，然后朝地上吐了一口：“我不会堕落的。”

那件事至今仍然折磨着我。可千万不能跟妻子说这件事。妻子真能把我从窗户扔出去。她发起火来可怕极了。平日，赫丽玛在家做裁缝活以贴补家用。她常感叹自己命苦。她的妹妹们全都嫁给了有钱人，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她出于爱情嫁了我。我们相识于大学校园。一结婚，赫丽玛就怀孕了，未能继续学业，也未能做全工。事情慢慢地变了味，这得怪她娘家人的催化。她父亲倒是什么也没说。老岳父赏识女婿，了解我的严谨和正直。母亲却是个伪君子。当着女婿的面，脸上绽开了一朵花；女婿刚一转身，她就奚落我，说我渺小、穷酸、没才华，抓住机会就送过几句不怀好意的刻薄话：“西蒂·拉尔比刚刚换了辆新车，我可以跟女儿说说，让她枕边吹吹风，低价让给你……大约得多少钱？五六百万吧，现在这还叫钱?!”